



钢丝上的舞蹈

王伏成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丝上的舞蹈 / 王伏成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7-06599-9

I. ①钢…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139号

钢丝上的舞蹈

王伏成 著

责任编辑 贺飞雁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984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599-9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朴素的温暖

方 陆

我与王伏成老师结缘于“银川景博”，虽接触不多，但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听说在他决定任教景博以后，在原单位的日子并不好过，景博校方也明确表态他随时可以过来上班，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到自己这届学生毕业。他说：“我自己的事小，学生的事大，我要是中途撂挑子走了，良心会不安的。”正是他这种基于责任心的坚守，让我由衷地敬佩。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我发现他不但品行刚正，而且踏实、认真、细致，肯动脑筋，爱思考问题。

后来听说，他在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任教时，曾被誉为“王铁嘴”，口才了得。及至他结稿成书，请我作序，又发现他文笔也极佳。随手翻来，风趣幽默有之，博雅深厚有之，朴素真诚有之，都是他人生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

读他的书，就像他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有种“朴素的温暖”，在他并不一帆风顺的生活里，王伏成老师心怀温柔，充满慈



悲，真诚地感念“一饭之恩”，笃定地坚守“信念的力量”，无论风雨四季，都能“枕书安眠”，实在是难得的人生态度。也推荐大家一起开卷有益，阅读“美好”。

是为序。

2016年11月

目 录



001	谜一样的生日	
034	三月的喜剧	
061	在路上	
098	对一个姓氏的怀念	
108	活 着	139 一把小刀
118	师生情	141 与子同袍
120	温 暖	143 待我长发及腰
123	信念的力量	147 遗忘与回放
126	一路平安	149 少年郎读书郎
128	门	154 枕书安眠
130	一件小事	156 庙湖山祭扫
132	时间都去哪儿了	158 最后一根稻草
134	一饭之恩	160 父亲节漫记
136	朴素的温暖	163 礼 遇
		166 被遗忘的家访
		168 一别之后就是永远
		170 很多路啊，都得自己走



—

钢丝上的舞蹈

—

002

- | | | |
|-----|--------------|-------------|
| 173 | 抗着铺盖去你家 | |
| 176 | 一个人的中秋 | |
| 179 | 一碗白米粥 | |
| 182 | 证 明 | |
| 185 | 写在墓碑上的人生 | |
| 189 | 交 错 | |
| 191 | 饺子里的母亲味道 | |
| 194 | 触碰幸福 | |
| 196 | 幸福的老王 | 231 短章三篇 |
| 198 | 洗 脚 | 235 蝴蝶效应 |
| 201 | 这样老去 | 239 人物七题 |
| 203 | 压在枕下的绣花鞋垫 | 264 大风吹 |
| 206 | 黑色幽默 | 267 小铁粉 |
| 209 | 五月生死状 | 270 自惭形秽 |
| 213 | 值 班 | 273 记忆中的三场雪 |
| 217 | 忠 犬 | 279 随想五篇 |
| 220 | 我在北方的寒冷里挥汗如雨 | 289 站起来 |
| 223 | 荒诞和疏离 | 291 遐 想 |
| 226 | 就这样过去吧 | 293 呱嗒呱嗒想起你 |
| 228 | 寒 暄 | 296 出 发 |
| | | 298 钢丝上的舞蹈 |
| | | 328 滋 味 |
| | | 358 后 记 |

谜一样的生日

—

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我谨慎地走在草木丛生的渠埂上。一条蛇仰头吐着带叉的蛇信，冷冰冰地挡住去路。汗刷地流了下来，蜇得眼睛生疼。可我不敢眨眼，更不敢擦拭汗水，直到，蛇闪电般暴起，我迅疾挥刀，蛇头飞向一边。

我喘口气，擦汗，揉眼。渠水哗哗流淌，浑浊的水中，一群绿色的蛇缠绕着一具尸体，尸体浮肿，漂浮在水面，面朝水中。透过蛇身的空隙，可以看到尸体穿着鲜红的衣服。四周一片死寂，风儿保持着沉默，只有我的心在怦怦、怦怦地狂跳着。忽然，尸体翻转，一张大团白脸露出水面，他睁开了眼，朝我看了过来。我啊了一声。

醒来，大汗淋漓，原来，只是一梦。

半晌，我才反应过来，心里怅然若失，怎么是这样一个梦啊，预示着什么事的发生吗？是福还是祸？

虽然我并不迷信，可心里却忐忑不安。

二

起床，梳洗，头晕，腿软。



到校，刷脸，早点，早读。

心不在焉。

觉得会有不祥之事发生。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心倏忽提至嗓子眼——莫非应验？

有些手抖，打开，是基金公司发来的祝福：尊敬的欧阳立荣先生，在您生日到来之际，我公司衷心祝您生日快乐！

我愕然。我的生日还早着呢。但紧张的心情总算缓解了许多。生日？我摇摇头，苦笑一番，连我都还没弄明白我是何时生人，你们倒是门儿清？

正漫无边际任思绪飘荡，又是一条短信，内容同上，只是落款变成了另一家基金公司。一时间，我就纳了闷了，今天又不是愚人节，何至于开这等玩笑？

短信又来，是保险公司的；短信接着来，是朋友的。我看着短信，脑子里一片空白。今天到底怎么了？

无暇多想，上课铃声大作，匆匆进入教室。看着课代表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经历”二字，她问大家，看到这两个字，你们想到了什么？然后提问，答案五花八门。她还将经历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并分别用蓝色和红色代表。她讲起了从前，讲起了父母，讲起了她的乖巧和叛逆，讲起了父母对她百般的好，尤其是父亲对她学业的关心。而我，在她的娓娓道来中，往事种种，万千情形涌上心头。父母的溺爱，外出求学，寄人篱下，遭受白眼；还有童年的淘气，少年的饥饿，青年的苦闷，中年的惶惑；还有自卑，自尊，打拼，奋斗；还有羞辱，得意，情感，理智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眼睛看着孩子，眼神空荡荡的无边无际，直到，掌声响起来，我才明白，该点评了。

我定了定神，看着台下70多个可爱的孩子，感慨万千，但出口却只有两句，一是所有经历都是好的，二是心胸越大，即使当时觉得大得过不去的事也会变成小事。

之后上课，内容是《沙漠里的奇怪现象》，上到玄奘和法显

单枪匹马在茫茫沙漠中孤单、恐惧之时，自然觉得沙漠可怕，沙漠中光线和声音带来的奇怪现象会让他们敬畏。讲到这里，我突然说道，人在沙漠里的渺小至少比沙粒伟大，但在沙漠中的沙粒呢，在数以亿万计的个体中谁会分辨出它，正如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渺小得像颗沙粒，从母亲生下我们开始，我们经历着大家都经历的生老病死，生活在大家都生活的喜怒哀乐，成长着大家都成长的情感理智，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也许我们的后代还能记得我们。别人呢，谁会记得一粒沙子的随风而去，即使我们的后代，过了三代谁还知道我们曾经的历史？比如，我的爷爷，我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生存过的些许记忆，没有些许证据能证明过他的存在。同学们，我说，我现在努力写些东西努力做些事情，就是想做一粒不一样的沙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看过我们某篇文章或者一句打动他的话的人知道我们来过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此来报答父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走一遭，你们觉得呢？我希望你们通过奋斗，做一粒不同寻常的沙子。

一口气说完，我突然想到今天，今天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几年前我用它开基金户头，办理保险，自然就会留下信息。

我顿感轻松，原来如此。

问题是这个不是我的生日的生日怎么写到我的身份证上去了呢？

三

盘桓在我身份证上，号称是我生日的那组数字是怎么成为我来到这世界的代言人的，又是谁决定把它登记在户口本上的，为什么是这组数字，这些都让我迷茫。

我知道，那个时候户籍管理很宽松，特别是农村的蓝皮户口本，可以随意更改；那时候没有电脑，更不必谈上网，无论是给孩子上个户口，还是高考报名，基本上都是无法验证的，家长说你哪



天出生的，就是哪天出生的，而家长往往在孩子好几岁了才想起给娃娃上户口，孩子生的又稠，难免张冠李戴。

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他个头不高，偏瘦，肤色较黑，我们在同一个班里上完初中，又在一个班里上完高中，因为家庭状况相似——农村，贫穷，孩子多，父母顾不上管，所以很快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他家离学校略近，我经常去他家，挤同一张床，吃同一锅饭，喝同一杯水，聊乌七八糟的话题。那时候秦渠公园还没有建成，我们骑车走在高低不平的秦渠埝上，路旁是沙枣树、柳树和白杨树，路下是一望无际的庄稼。风吹过，作物们笑弯了腰，树叶应和着哗哗作响，秦渠里的水却没有声响，只是默默地流淌。夏天时就有游泳的人在水里划动着、扑腾着。有些人在扑腾里失去了生命，但游泳者依然前赴后继。

有时候，有小孩子调皮，精着尻子，露出小鸡鸡，冲着水里呖尿，见有人来，匆匆忙忙地跳进水里去了，半天之后在好远的地方露出水面，小脑袋还扭来扭去的，我和他看着这些场景，也会谈及我们的童年，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该怎样度过这段历程。

有一次，我们聊起不管怎样艰难，我们都要从农村走出来。我们那时都明白只有考上大学一条路，这是一条多么要命的路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坠落桥底摔得粉身碎骨的比比皆是。我试探地问，要是过不去呢？他一脸悲壮，考不上，宁愿死。我无声叹息，我们的出身，早期的教育，家庭的支持，自己的天赋，都注定这是一场无比凶险的路程。我想想说，不要走那条不归路。他笑了起来，笑得哈哈的。我也笑，问，那要真的考不上呢？他说复读吧。要是复读还考不上呢？那就接着复读。要是年龄超了呢？他一愣，过了会儿说，那就改户口。我拍一下脑袋，说，对呀，改户口。我问，要是改，你准备改小多少岁？他说，3岁。为啥是3岁？复读三年都考不上，就只好认命。说完，他一脸黯淡。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故作轻松，要是改户口，我就改大3岁。他一脸茫然，为什么？我说一是终于可以给你当大哥了，二是可以早分些地，早结

婚，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他真的改了户口，改小了3岁。复读3年，我毕业那年，他考上大学。

后来，我真的改了户口，改大了3岁，他毕业那年，我的孩子两岁，老婆孩子热炕头。

只是，至今回忆起来，我还是迷失，迷失在几个数字里。为什么是把那组数字作为我出生的年月日，而不是其他，它和我真实的年月日有什么关系吗？

四

院子里静悄悄的，一只花猫眼睛盯着我看一下就眯成一条缝，继续它的午睡了。暮春时节，谁都是懒洋洋的，一条狗卧在我坐着的亭子边上，任凭一股小小的风吹动它脑门上黄色的几根细毛，它甩甩耳朵连眼睛都没有张开一下，它在这个大院——乡政府办公场所自然是见过世面的，对于坐在亭子里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子当然不屑正眼瞧了，更不用说摇尾乞怜了。

亭子边上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还是槐树。

正是槐花含苞欲放的时刻，幽幽的香气在鼻子周围飘浮，闭了眼，扁平的花蕾犹抱琵琶半遮面遮遮掩掩地露出花蕊，有蜜蜂嗡嗡地闹着，阳光清澈天空蔚蓝，在天地之间充斥着飘飘扬扬的柳絮，它们自由自在地翻飞，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无风就晃晃悠悠，缓缓下沉，触地时滚上几滚，卸下坠地的撞击，原来它们也怕疼啊。到了地面它们还要跳啊、跑啊、玩啊，追着小伙伴在朝墙角下、台阶前聚拢，然后在一起摆出一字长蛇阵，将睡在角落的花猫、黄狗包围得严严实实，还挑衅地在它们身上跳起来踩下去。可惜，分量太轻，花猫、黄狗无知无觉。它们觉着无趣了，才飘了下来继续它们的游戏去了。

我坐在亭子里，世界寂静极了，连风都听不到一丝丝。



我眯着眼，有柳絮飘了落在头上、眉毛上、鼻子上、嘴巴上，稍作短暂的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我不能离开，只好四下里张望着，院子里依然静得瘁人，若不是花猫和黄狗，我会在这静寂里疑惑——我是否身处这个喧嚣的世界，而此刻，我却梦寐那份充斥在天地之间的静谧。

不知过了多久，透过树枝的阳光温暖着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半边身子还有我的脸。我在暖洋洋里懒洋洋，微醺，晕乎乎的，眼皮渐渐沉重，意识慢慢消失。

我睡着了。

我醒了。正趴在电脑桌上，侧面老式台灯正将辉煌温暖的光洒在我的脸上、身上、手上，脚微微发胀，摇摇头，绿萝正垂下瀑布般的叶片，电脑正发出嗡嗡的声响，窗外的天在城市亮闪闪的灯火下无奈地幽暗着，听得到车声、工地上的机器声，却听不到风声。场景里的小花猫和小黄狗，场景里的柳絮和亭子，场景里的院子和槐花在我渐渐清晰的眼前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似乎觉得它不是一场梦，更像昔日生活的回放，而在从前的经历中仿佛有过那么一个日子——我去了乡政府大院，在柳絮飘飞的时节去改动了我的户籍，改动了我的年龄。

只是，我无法肯定，那个场景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者，仅仅是刚才梦里情景刺激了我，以致让我产生了错觉？

我，迷失在梦里，梦，迷失在心里。这组生日的数字依然在那里，不远也不近，但，我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五

谁的户口本还没交呢？班长高喉咙大嗓门喉结一上一下，声音嗡嗡作响，在嘈杂的桌椅搬动声中、同学口音各异的说笑声中、来来往往杂沓的脚步声中依然震耳欲聋。我抬头看时，讲桌上已摆放了两摞户口本：一摞是牛皮纸做封皮，很低、很矮小的一摞。在

城市的高中上学，能考进来的农村学生少之又少，代表他们身份、地位的户口本无法和城市户口本分庭抗礼。它们屏声静气地龟缩在褐红色的讲桌的一角上，畏畏缩缩的，想把自己的身躯躲到板擦和粉笔盒高大的阴影里。它们有的卷了角，有的磨了边，有的扯成两半，有的渗入了一堆杂乱无章、斑驳的油点，还有污损得看不出原有的模样，片片散散的，显然在家中的遭遇是漫不经心的乱扔，随随便便的保存。可有可无的生存，当然就没个可供观赏的气象，全不如与之相对的、整整齐齐码得认真和庄严的另一摞——它们都罩了红色的塑料皮，皮上正中印着“户口本”的烫金大字，底下一行“吴忠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字样，红彤彤地透着喜气和洋气，与灰头土脸、色泽昏暗、模样寒碜的另一摞惊心动魄地对比着，正如我们这一小撮，有着单薄矮小的身量，穿着破旧灰黑的衣裳，长着五官模糊的脸庞，低着发型死板的脑袋，潜着内心的敏感、自卑，混迹在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衣着干净整洁的服装，长着眉清目秀的面容，飘着乌黑亮泽的长发，纵着青春张扬的、个性的城市孩子中间，恨不得将自己深藏成大家眼里的虚无。但是，我们还是无法逃避，这是我们的宿命。

我细声细气地应了一声，我的没交。声音淹没在无边的喧嚣中，班长没有听到。他又叫喊，谁的没交？我只好站了起来，将声音放大，我没交。班长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喝道，快点交过来。他长满青春痘的脸上带着恼羞成怒，都说了多久了，你是怎么回事？班里静了下来，有戏可看，在高考前夕的沉闷压抑的氛围中仿佛照进了欢乐的阳光，大家期盼着更有戏剧性的情节上演，这份预期让班长的情绪高涨，痘痘激烈地跳动起来。你要是不赶紧交上来，耽误了高考审核，责任自负。“责任自负”这几个字从他的嘴里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我下意识地一缩脖子，嗫嚅着，我，我改户口，户口本还没拿来，下午行吗？班长嘿嘿一乐，下午，都迟了八辈子了，说这话时，眼睛却洋洋自得地看着一个漂亮的女同学。有了权威的男人大抵都是这般形象，那女生并没有抬眼。班长似乎



觉得无趣了，仿佛想到了什么，眼睛突然一亮，小眼睛瞬间炯炯有神，你刚说啥改户口，户口也是你随便改的吗？女生依然没看他，他快快了，说，谁管你改不改户口之类的乌七八糟的事，下午带过来。说完，他快速下了讲台，经过我旁边时，他的眼光又停留在那个女生——我的同桌身上。我的同桌拽拽我的衣角，声若蚊蝇，坐下吧，别出洋相，改什么户口。我有些急，并没有想到坐下，涨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我没出洋相，我真的要改户口。声音很大，班长也停下了脚步，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到这里，同桌刹那耳根红透了。

幸好，早读铃声响了起来。老师迈着方正的步子踱了进来。

同桌的耳根的红渐渐退了，咕咕哝哝地疑惑了一句，户口能随便改？

六

“我不快乐”，这是我同桌的口头禅，她快快不乐的神情也时刻印证着她的言行一致，她成天吊着个苦瓜脸，不说不笑，除了深深的叹息，整日听不到她的一句话。所以，即使她有修长的身材，端庄的仪态，长着红扑扑的清秀的瓜子脸，皮肤白洁细腻，眼睛大大的，忽闪忽闪的睫毛浓密卷曲，张开眼，黑眼珠多白眼仁少，看过去，神秘深邃，简直美得令人目眩，但班里并没有人愿意和她做同桌，就算是时刻觊觎着她的美丽的班长，也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那双漂亮的丹凤眼啊，仿佛是无底深渊。有几次班长情感炽热得接近了燃烧着的火焰，但被她莽莽苍苍的眼神轻轻巧巧地抓过来，转瞬就熄灭在这无底的深渊里了。当然，班长对我同桌的心思早已可昭日月，路人皆知了。大家也就视而不见了。而我，也因为脆弱纠结着敏感，自卑掺杂着骄傲，用厚厚的铠甲武装了自己，冷漠而超然，独来独往，除了三两个出身卑微境况相似的伙伴外，几乎不与他人交流。因此，我们就坐到了一起。

我很喜欢她啊，她是那么超凡脱俗，从侧面看过去，她笔挺的鼻子、小巧的嘴巴和耳朵边沿上在晨曦中放射着光芒的、细细的绒毛，都令我意乱神迷。我小心翼翼地和她坐在一张桌子上，痴迷而敬若神祇，不敢稍有亵渎。因此，当她拽我衣角，劝我别出洋相时，我真的急了，我宁可得罪大权在握的班长也不想让她以为我在说假话。

你们城里人自然不明白乡下的事，就像我不理解你——不缺吃不缺穿，有着姣好的容颜，有着体面的家长，还拥有万千宠爱处处呵护，就连下场雨都有母亲打了伞在风雨飘摇中守候，晚回家一阵儿，就有家人找到学校，寒冬怕天黑了你害怕，夏天怕路上遇着坏人了。在我眼中，你活在人间天堂，你怎么还会不快乐？换作是我，下雨了，我只会奔跑在凄风冷雨中，伞，是不可能有的，那在乡下人眼里是奢侈品；刮风了，我只有逆风前行，弯着腰弓着背顶着寒冷，冬天黑灯瞎火磕磕绊绊回到所寄篱下，夏天被成群结队的土狗追逐，有时还会被咬上一口。即使一周，甚至两周没有回家，也不会有人找到学校问一声。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边，我们是同桌，可是，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对于你的世界，我只能仰慕罢了。

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心里想法，说不出口的。但对于她的质疑我耿耿于怀。下午，我如期拿了户口本，我翻开登载我信息的那一页，上面笔墨新鲜，赫然写着我的出生年月日，按正常上学年龄做个简单推算，我比班里最大的都大着3岁。看看我虽然丑陋却掩不住的青春年少，她瞪大了眼睛，半晌，才用细若蚊蝇的声音说道，户口真的能改啊！

我撇撇嘴，那当然。

她看着我，眼神清澈，幽暗的看不到底的眼眸让我心神俱醉。她脸上显出急切的表情，甚至有些兴奋，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改的？我一时还没从深渊里脱身出来，哦了一声就没了下文。她看着我的样子，突然脸色绯红，连耳根都红透了，扯扯我的袖口，有些



撒娇的模样，你就给我说说嘛，甚至，她脸上出现了笑容。我好似大梦初醒，又好似如梦如幻。她笑了，她真的笑了，我的天空霞光万道，我的天空祥云朵朵，我的天空纯净蔚蓝，我的天空微风吹拂，我的天空百鸟欢唱……你笑了，你真的笑了，你笑得多好看啊，你笑得好美啊。一向不善言辞的我突然像是被打开了泄洪闸，夸人的话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她仿佛被吓着了，又好像被惊呆了，怔怔地盯着我，目不转睛。我也仿佛被自己吓着了，又好像被自己惊呆了，两人四目相对，面面相觑。

她突然笑了起来，笑出了声音，咯咯咯，如银铃般曼妙。

轮到我目瞪口呆了，她抬起胳膊露出如藕如玉的胳膊，伸出一根纤细修长的手指，点了我脑袋一下，你就给我说说怎么改户口的事嘛。

行不行？

七

当然，这只是我暧昧而美好的遐想罢了。

只是，想得如此美好和逼真，连我也相信了，处在荷尔蒙极度爆发时期的毛头小子，哪天没个桃色的梦幻呢？何况同桌是那样的 beautiful。

我生性木讷，即使内心天崩地裂，脸上也是一潭死水，涟漪都荡不起一个，更别说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了。所以，只是春梦一场罢了，怎么能说出那么美妙的甜言蜜语呢？

但，那天下午我还真是把户口本拿到学校了，我同桌并没有翻看，甚至没有问一句，她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想必她还沉溺在自己不快乐的世界里。我默默地将卷了边、窝了角的户口本捋平，来来回回，专心弄了几十回，结果依然无法抚平。我烦躁了起来，心中恶狠狠地咒骂，这个仗势欺人的班长，这个故意给我安排死气

沉沉同桌的班主任，我对这个环境充满了厌恶，我期待着早日打碎桎梏，冲破羁绊，展翅高飞，赢得一片自己的天空。这么想着，心里充满了斗志，但我一抬手，边角顽固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正愣怔间，“交来”，一个雄浑且凶恶的声音蛮横地刺入耳底。我抬头，班长已经来到跟前，伸出一只布满茧子的大手，手指粗短，手掌肥厚，我看着它，仿佛看穿了他所有的秘密，心里哼了一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却平静如常，拿了户口本，一声不吭地递了过去。同桌好像受到惊吓似的抬起头，美丽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她迅速地看一眼班长，收回了目光，看看我，看看户口本，再将目光定在我脸上，她抬起胳膊露出如藕如玉的胳膊，伸出一个纤细修长的手指，点了我脑袋一下，轻声地问，户口真的能改？你就给我说说你怎么改户口的事嘛，行不行？

她这一举动让班长瞬间瓷化，呆若木鸡地立在我们眼前，手依然伸着，模样怪异而可笑，他的眼睛扫过我同桌的脸，头顶，转向了我，目光里是怨恨，还是惊讶，是迷惘，还是空洞，谁也读不出来。就那样站着，站着，布满痘痘的黑脸上有着说不出的失望，落寞，还有悲伤。许久，才垂下手臂，转身，慢慢地走了，我喊，班长，班长并没有回头，只是顿了一下，以往敦实的身形好像小了一圈。我长长吁了口气，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我不敢看我同桌，她刚才的几句话，就是那几句话，已让我脊背发冷，还差点让我魂飞魄散，我不敢抬头，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手心里全是汗——那几句话，只是我在心里编造出来，藏在心底深处，从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的美丽瞎话啊，她竟然问了出来，竟然和我编的不差分毫，竟然动作神态如出一辙。我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又仿佛只是须臾，我用眼角余光看她，她也正看我，两人目光交汇，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我赶紧低下了头，手攥着衣角，搓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回放着我看她时的情景：她的目光柔和，满是浓情蜜意，她的脸色绯红，是白皙的